

A n n i e

P r o u l x

安妮·普鲁
文集

01

Close Range
Wyoming Stories



断背山

· 当代美国最具天赋和原创性的作家之一 ·

安妮·普鲁 短篇小说精华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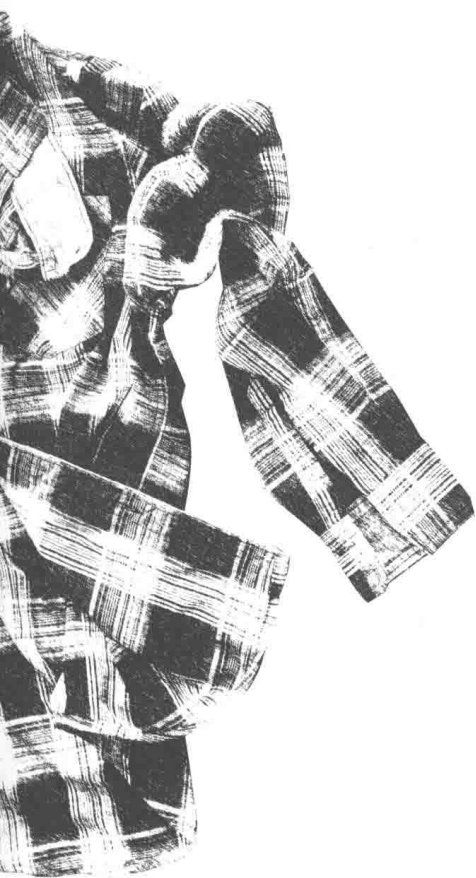
李安导演 奥斯卡获奖影片原著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A n n i e

P r o u l x



断背山

[美] 安妮·普鲁 著

宋瑛堂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8021

Annie Proulx

CLOSE RANGE; WYOMING STORIES

Copyright © 1999 by Dead Line,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ead Line, Ltd. c/o

Darhansoff & Verrill Literary Agent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背山/(美)普鲁著;宋瑛堂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安妮·普鲁文集)

ISBN 978-7-02-010703-2

I. ①断… II. ①普…②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9947 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翟 灿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李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0 千字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375 插页 1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703-2
定 价 3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安妮·普鲁的造化之手

万 方

那天去五道口的书店“光合作用”，没有具体目标，只是怀着寻找好书的期望。不管安妮·普鲁多么有名，在那天之前我并不知道她。当然我看过电影《断背山》，可也没有和这位作家对上号。

书店一层是花花绿绿的世界，各类畅销书的舞台。本想直接上二楼，但心灵雷达已开始转动，助我飞快搜寻，在书架间走了一遭，立即捕捉到蓝色封面的《船讯》。我拿起它，封面上两行小字映入眼帘：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普利策小说奖。心中一喜！这是我选书的一个标准，这标准很可靠，几乎从未让我失望。

翻开书页，小说这样开始：

以下是奎尔一生中几年的经历，奎尔出生于布鲁克林，在一堆阴郁的州北城镇中长大。

他一身荨麻疹，三天两头闹肚子，挣扎过了童年；在州立大学，一只手捂着下巴，用微笑和沉默掩饰痛苦。他跌跌绊绊地活到三十多岁，学会了把感情同自己的生活分开，不指望任何事情。他食量大得惊人，喜欢熏猪蹄和黄油马铃薯。

鲜活的文字从纸页上放出电波，和我体内的电波接通，激起一股微微急切的心情，想很快地读它。

预感是那样的准确。读《船讯》的过程是一个惊喜连连的过程,不是以往那种被吸引,而是被迷住。我要说我热爱这本书,热爱书中肥胖笨拙的奎尔,刚强的姑妈阿格妮丝,高个子红头发的女人韦苇,热爱那一个个在纽芬兰荒凉阴郁的海岸上生活着的人们。多么奇怪!即使把我的生活范围扩展十倍百倍,也绝不可能出现这些人的身影,我不可能见过他们,甚至连梦见也没有可能,然而我的全部知觉、感知却被他们抓得紧紧的,身心被他们的生命之光所照亮。

《船讯》的情节简单而散漫,在这部小说中它们充当着随波逐流的角色。事实上,在安妮·普鲁的带领下,我和书中的人物一个个迎面相遇,他们是那么随随便便地出现在我眼前,甚至有那么一点突兀,毫无矫饰。他们生硬而不易接近,愚鲁又机警,好笑又可悲,质朴得像粗糙的礁石,复杂得像海底的暗流,和他们置身其中的海洋、风暴、冰山融合为一,既平凡又伟大。我用安妮·普鲁所给予的冷峻目光注视他们,心却越来越热,对他们和他们简朴而又奇异的生活产生了浓得难以化开的眷恋。

人活在世上要经历多少磨难啊!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情感的打击,心被苦水浸泡,肉体感受着周遭的冰冷。《船讯》的主人公奎尔的境遇其实是大家的境遇。因为缺少爱而痛苦,迷惘地活着。但安妮·普鲁告诉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棵幸福之树在地球的某个角落生长着。奎尔后来找到了,找到了幸福冒出的鲜嫩的绿芽,看到它如何一日日成长为摇曳的浓荫,听到了风吹过枝杈间的沙沙天籁。也许他并没有找,是幸福找到了他,因为他的心里有那样一颗种子。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和奎尔一样的种子,希望我们能来到条件适合的地点,适合的土质,适合的温度和湿度,剩下的就是等待和坚持。

《船讯》一书所描绘的这个充满痛苦和欢欣的世界既是真实的存在,又是安妮·普鲁一手创造出来的,你难以分清两者之间

的区别。我认为这是一个作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我是多么喜欢《船讯》的文风。一种生僻的粗犷的具有隐隐破坏力的文字感是那样新鲜诱人。叙述如莽汉般肆无忌惮,如孩童般天真,如诗人般虚幻、隐晦,如妇人般平实,甚至零乱,然而每句话每个段落都具有活生生的力量,字字如重锤。安妮·普鲁创造出一种内心时时爆发出激情,又被生活的现实所管束的逼真感觉。我们的人生感受又何尝不是这样。千条江河归大海,乘着《船讯》我们漂浮在安妮·普鲁之河上,漂了漫长的距离,最终来到海上,在起伏的潮汐中感受到了爱的温暖波涛。

这里要感激翻译者,如果说作品如人,那么译者不光描绘出此人的外貌,同时极其真切地表达出此人的全部内心世界。作为我这类读不了原文的阅读者,能遇到《船讯》这样的翻译者是多么幸运。

从此我知道了安妮·普鲁,被深深吸引,我要找她的其他作品来读。我四处打听,一个年轻朋友告诉我有一本《近距离:怀俄明故事》^①。很快我就去了三联书店,已卖光,又去涵芬楼,买到了。

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在此之前我对短篇小说有自己的钟爱,如契诃夫的《草原》,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但读了安妮·普鲁的《脚下泥巴》,我觉得自己看到了这辈子读过的最棒的短篇小说。这个短篇我看了好几遍,每次掩卷时都不由感叹:太棒了,实在太棒了!而且不是在心中暗暗叨念,是忍不住说出声来。

以下是篇中对两位牛仔开着破旧卡车所进行的漫漫长途的描述:

^① 即《断背山》,二〇〇六年我社曾以《近距离:怀俄明故事》为书名收入“安妮·普鲁作品”系列。

两人开进向晚夜色，开进结冻路面的第一场冰风暴，开进刺眼的橙色日出，欣赏了冒烟的地球，看到尘卷风在泥地上蛇行，滚烫的热量从太阳表面冒出，蒸得卡车引擎盖烤漆卷起，千雨形成不规则的网状，从无机物落地。

我看到了以上的每一幅景象，如同置身其间。这就是安妮·普鲁，她的文字不光能看，还能嗅，能听，或谛听或倾听或振聋发聩。任何普普通通的生活场景一经她的笔触就变得充满魅力，带着速度，一刻不停地流动，冲刷着人的感官和知觉。实在了不起！

《近距离》里的每篇小说都很棒，但我更喜欢《脚下泥巴》《荒草天涯尽头》《身居地狱但求杯水》，小说速度强大，文风暴烈，乖戾、娴熟，刀刀见血，让我对人生的了解直钻入最底的一层。这种感觉有些可怕，心被震撼，久久难以释怀。

看了以上两部作品，我忍不住逢人就说安妮·普鲁。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安妮·普鲁作品”系列，约我写序。出于感情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但回头再想又有些畏难，因为我不是评论家，从未写过书评。人文社编辑为我减压，说：只要写出你读后的感受就好。随后他们寄来《手风琴罪案》和《老谋深算》。

这两部书是带着任务而读的，有种感觉在阅读中与时俱增，我感到：世上千奇百怪的人及命运如浪潮般在安妮·普鲁的眼底汹涌滚过，她眼睛雪亮，看准一个利索地伸出手，轻盈或用力一拎，把他们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里拎出，让他们活灵活现地站立在地面上，生活下去，去创造历史。

安妮·普鲁的手是一双非凡的造化之手。

在《老谋深算》中，她对那片长条地的厚爱用独特方式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一座房屋、一条道路、一件工具或器皿进行平实而又细致入微的描写，竟然那样引人入胜，功夫实在了得。而阅读《手风琴罪案》仿佛一头钻进一团风暴，人化作了小小雪片上

下旋转、飞舞,迷失其中,放下书才得以喘上一口气来。

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或许算是个比较特殊的读者,更在意文字所传达的魅力;但我同样也是一个过日子的普通人,在意作品中人物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我相信两个我都在安妮·普鲁的作品中得到阅读的满足和内心的感动。

让我用《船讯》的结尾结束我的文章。

既然杰克能从泡菜坛子脱身,既然断了脖子的小鸟能够飞走,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也许,水比光更古老,钻石在滚热的羊血里碎裂,山顶喷出冷火,大海中央出现了森林,也许抓到的螃蟹背上有一只手的阴影,也许,一根打了结的绳子可以把风囚禁。也许,有时候,爱情也可以不再有痛苦和悲伤。

这些故事献给

我女儿玛菲与儿子乔恩、吉利思、摩根

现实在这里绝对派不上太多用场。

——怀俄明州退休农场工人

感 谢

感谢许多人给予我的鼓励与支持,帮助我完成这些故事的创作,我很感激他们。特别谢谢我的编辑南·格雷厄姆提供建议与忠告,也谢谢她有兴趣以短篇小说选集复兴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插画小说的光辉传统。谢谢我的经纪人利兹·达汉索夫,以及达汉索夫与维里尔的所有员工提供各种协助。我也感激老友汤姆·沃特金不介意与我反复讨论角色生活中细之又细的层面。我要谢谢优克罗斯基金会的伊丽莎白·顾馨、莎朗·戴内克与基斯·特罗尔给我的百番善意,也要谢谢基金会大红农场的约翰和芭芭拉·坎贝尔夫妇慷慨好客,提供诸多讯息,也有幸与约翰搭飞机鸟瞰地貌。我也很荣幸与《纽约客》小说部编辑比尔·布福德合作,改写本书数篇故事以利刊登,我收获甚多。感谢保罗·埃切帕尔向我解释一九六〇年代绵羊营地,感谢词曲作者兼乐手斯基普·戈尔曼,是他说服我参加内华达州艾尔科举行的牛仔诗会,让我有机会认识得克萨斯词曲作者兼歌手汤姆·罗素。我要感谢汤姆·罗素好心应允我采用他震慑人心的歌《头上天空,脚下泥巴》的部分歌名,当作本书一则故事的标题。我在艾尔科也认识了画家威廉·马修斯。本书第一版的封面采用的就是他杰出的画作,我对他深深感激。我要谢谢布齐·马利,阿凡达酒吧的负责人。他要求我以该镇为背景写一篇故事,所以我改编《吃掉旅人的小牛》,加入怀俄明风味,写成《血红棕马》让他如愿以偿。《吃掉旅人的小牛》在很多饲养牲口的文化中为人津津乐道。另一篇故事《半剥皮的阉牛》首见于《大西洋月刊》,是根据

冰岛民间故事《波杰尔的雄兽》(Porgeir's Bull)改写而成。我热爱地方历史,多年来收集了北美多地的当地生活、事件的回忆录与叙述。拜读过海莲娜·汤玛斯·鲁波顿于一九八七年发表的怀俄明地区史佳作《红墙与家园》(由玛格丽特·布洛克·汉森编辑出版),其中几段叙述令人心神不宁,久久无法忘怀,因此将其中真人真事取来当作《身居地狱但求杯水》的起点。

《怀俄明历届州长》节录的诗句,作者是十七世纪诗人爱德华·泰勒,出自唐纳德·E·史丹福编辑、一九六〇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发行的《爱德华·泰勒诗集》。

《半剥皮的阉牛》是本书的源头,最初是自然保育联盟请我为筹划中的短篇小说选集《离开踏踩小径》(*Off the Beaten Path*, Farrar, Straus & Giroux 出版,一九九八)贡献一篇。其中的故事必须从自然保育联盟保护区获得灵感。我答应了,条件是我想参观的保护区必须在怀俄明境内。我参观的是位于大角山脉南坡、占地一万英亩的十眠保护区,我一待就是数日。我也要对菲尔·谢泼德与安妮·汉弗莱表达由衷谢意,多谢他们拨冗协助。再度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创作,让我感到有趣又具挑战性(短篇小说对我来说非常难写),而以怀俄明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选集更令我全心投入。出版社允许我绕小路一游,让我感到很幸运。

题词“现实在这里绝对派不上太多用场”引用自杰克·希特斯的《鹿和亿万富翁何处玩耍》,一九九七年十月号《户外》杂志。出自一名农场人,姓名已不可考。非现实、奇思异想与未必成真的元素,为这些故事添上色彩,正如真实人生因这些元素而多彩多姿的道理一样。在怀俄明,最不奇思异想的状况,是在这片艰苦的大地靠农场维生的决心。

最深切的感谢要献给我的子女,感谢他们容忍我紧凑的步调、以工作为重的做法。

安妮·普鲁

目 录

感谢	1
半剥皮的阉牛	1
脚下泥巴	19
工作史	54
血红棕马	61
身居地狱但求杯水	65
荒草天涯尽头	83
一对马刺	109
孤寂海岸	143
怀俄明历届州长	160
加油站距此五十五英里	195
断背山	196

半剥皮的阉牛

梅罗漫漫的这一生,从他搭火车离开夏延^①时,当年那个身穿羊毛西装、竭力推销商品的男童,转变为如今垂垂老矣、举步维艰的资深公民,若以线轴为喻,原本紧致缠绕的线轴,这一年已余丝寥落。梅罗尽量避免回想出生之地,一个所谓的农场,位于大角山脉南边枢纽地带的一片诡异之地上。一九三六年他只身离乡,从军上战场后重返该地,结了婚,再婚(然后再结婚),从事清理锅炉与通风管的工作,再靠几笔睿智的投资发了财,退休,投身地方政治,然后引退,从未惹出丑闻,从未重回故里亲眼看老头与弟弟罗洛破产,因为他知道他们早晚有此下场。

他们管那地方叫做农场,它的确曾是个农场,但有天老头说,在如此险恶的乡野养牛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母牛往往跌落悬崖,没入污水塘,大批幼牛遭狮子猎食而去,青草不长,绿叶繁生的大戟与加拿大蓟却争相上蹿,强风挟带的沙砾将挡风玻璃刮得视线模糊。老头使出诡计弄到邮差的工作,笨手笨脚往邻居邮箱里投递广告时却好像在干坏事。

梅罗与罗洛都认为,送信的差事背离了农场的工作,而这些工作都落在他们身上。繁殖用牛仅剩八十二头,而一头母牛的价值也不超过十五美元,但他们仍继续修补围墙,剪牛耳,盖烙印,不时地为陷入泥坑的牛脱身,猎捕狮子,只希望老头迟早会

^① 夏延(Cheyenne),怀俄明州首府。

带着他的女人与酒瓶搬到十眠，他们就能效法祖母将农场整顿一番。多年前祖母奥利芙在雅各布·科恩伤了她的心后曾奋力整顿此地。可惜农场并未如愿大放异彩，六十年后的梅罗成了年高八十的素食鳏夫，定居麻省巫复，住在殖民地风格的独栋房子里，在客厅踩健身单车做运动。

某个寻常的阴雨早晨，话筒彼端一个女人刺耳的声音说她叫路易丝，是蒂克^①的妻子，叫他速回怀俄明州。梅罗既不认识她，也不知道蒂克是何许人，后来对方解释蒂克姓科恩，是你弟弟罗洛的儿子，前几天食火鸟撒野，抓死了罗洛，就算没死，前列腺癌迟早也会要他的命。没错，她说，罗洛生前当然仍是农场主人。一半而已啦。她说，过去十年来，多半是我和蒂克在管事。

食火鸟？他没听错吧？

没错，她说。噢，你当然不晓得了。听说过澳洲怀俄明吗？

梅罗没听说过，他心想，怎么取蒂克这种名字？他想到的是从狗身上捻下的那种圆滚滚的灰色昆虫。这只扁虱大概以为自己即将接管整座农场，把自己养得圆滚滚的。他说，食火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们那边的食火鸟难道全都疯了不成？

她说，农场的现状就是这样，澳洲怀俄明。早先罗洛将农场卖给女童子军团，不过后来一个女童子军被狮子叼走，因此将土地卖给隔壁班纳农场。班纳在上面牧牛几年，然后再转卖给澳洲富商。富商创办了澳洲怀俄明，可惜两地奔波太辛苦，而他与农场经理也不合，因此萌生退意。农场经理是爱达荷州来的伐木工人，喜欢佩戴一只当铺买弄来的牛仔扣环。富商找上罗洛，请他来管理农场，利润一半归他。那是一九七八年的往事了。农场经营得有声有色。她说，我们现在当然没开放，因为是冬

^① 蒂克(tick)，另有“扁虱”之意。

天,没有观光客上门。可怜的罗洛帮蒂克将食火鸟赶进另一栋农舍,其中一只冷不防转身,朝他亮出大尖爪。食火鸟的爪子真伤脑筋。

我知道,梅罗说。他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大自然节目。

她对着电话大吼,仿佛全国电话线路中断,蒂克用电脑查到你的电话号码。罗洛老是说想跟你联络联络。他希望你来看看现在的情况。他拼命用拐杖想击退食火鸟,最后还是被扒得肚破肠流。

梅罗心想,也许好戏还在后头。绕圈子说话令他不耐烦,所以他马上说他会参加丧礼。他向路易丝说,没必要讲班机号码,也不必接机,因为他不搭飞机。几年前搭机碰上冰雹,降落后飞机外壳活像威化饼烘盘。他打算开车去。路途多远,他当然知道。他有辆好得不得了的车,凯迪拉克,向来都开凯迪拉克,装的是马牌轮胎,走的是州际公路,开车技术一流,一辈子从未出过车祸,敲敲木头以免一语成谶,四天,星期六下午前会赶到。他听出对方语气带有诧异的意味,知道对方正在估计他的年龄,猜想他必定有八十三岁,比罗洛大一两岁,猜想他必定也是拄着拐杖走路,口水汪汪流,来日不多,过一天算一天,而她大概也正在抚摸着自已斑白的头发。梅罗伸展着肌肉发达的双臂,弯曲了一下膝部,以为自己有办法躲过食火鸟的攻击。他将目睹弟弟坠入一个红色的怀俄明地洞。那情景会将他猛地拉回来;乌云间那耀眼的闪电之绳并非向下劈闪,而是强有力地向上击穿灼热的苍天。

骤然间他的思绪中冒出老头的女友,如今他已记不起她的名字。只记得罗洛老睁大眼睛看着她啃得血迹可见的手指,指甲咬得几乎见肉,她颈部的血管盘错如丝,上手臂披覆着长毛,嘴里叼着的烟草,亮着火光,白烟袅袅而上,刺得她眯起野马般

的凸眼，她是那些残忍故事和故意伤害事件的讲述者。老头的头发日渐稀薄，梅罗当年二十三，罗洛二十岁，她却将三个男性玩弄于股掌之间。如果你欣赏马匹，就会喜欢她的拱形脖子与马臀，高耸多肉，让人不禁想拍一下。风在房屋四周呜咽作响，吹得雪花结晶窜进扭曲的圆木门缝。厨房里的人似乎都各怀心思。她将阔臀摆平在狗食箱边缘，看着老头与罗洛，贼亮的眼珠不时瞟向梅罗，方形牙齿啃着指甲缘，吸吮不时涌出的鲜血，一面吞云吐雾。

老头喝着尚清酒，以去皮的柳枝搅动，去除苦味。梅罗站在廊厅衣柜前考虑他那些帽子，他是否应该戴一顶去参加葬礼呢？这时老头的影像清楚地映入脑海。老头帽缘的蜷曲形状之绝无人能比，右边卷得厉害，是因为脱戴帽的关系，左边则向下倾斜，幅度不一，有如单坡屋顶。两英里之外就能认出他。他当年就戴着这顶帽子坐在餐桌前，倾听那女人讲述锡头人的故事，一面一口口喝干杯中物，喝到已有九分醉，流氓似的脸孔线条松弛下来，塌陷的牛仔鼻梁，疤痕交错而过的眉毛，一边残耳，皆在他杯杯下肚时一一融化消失。他过世至今必然超过五十载了，入土时身穿邮差毛衣。

女友开始讲故事，对，我爸小时候，在杜布瓦附近有个男的名叫锡头人，开了个小农场，有几头牛马，几个小孩，一个老婆。他有个很好笑的特点，就是他曾经踩空水泥阶梯掉下来，锡板因此插进头壳里。

这种人多得是，罗洛以挑衅的口吻说。

她摇摇头。他可不一样。他的锡板质料是镀锌钢，会侵蚀他的大脑。

老头举起尚清酒瓶，对她扬扬眉毛：要不要，亲爱的？

她点头，接下酒杯，一仰而尽。噢，小意思，醉不了我的，她